



{壹}

尾

鱼

作品

背倚青石靠，细流绕柳腰，
非是主人引，不过端木桥。

珠玑录

尾
鱼
作品

开封志怪

壹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封志怪 / 尾鱼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
2016.5
ISBN 978-7-5552-3492-0

I. ①开… II. ①尾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8204号

书 名 开封志怪
著 者 尾 鱼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
选题策划 王晓萌
特约编辑 王晓萌
版式设计 李红艳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53
字 数 609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492-0
定 价 85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【壹】

-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引 子 | · 001 · |
| 第 一 章 细花流与端木翠 | · 002 · |
| 第 二 章 镜妖 | · 009 · |
| 第 三 章 人偶娃娃 | · 021 · |
| 第 四 章 六指 | · 029 · |
| 第 五 章 红线 | · 044 · |
| 第 六 章 蚊蚋 | · 058 · |
| 第 七 章 蛇羹 | · 072 · |
| 第 八 章 梳妆台 | · 085 · |
| 第 九 章 状书 | · 104 · |
| 第 十 章 细花流新主 | · 132 · |
| 第十一章 落发 | · 143 · |
| 第十二章 瀛洲图 | · 157 · |
| 第十三章 惊变 | · 178 · |
| 第十四章 恶疾 | · 206 · |
| 第十五章 地下三丈三 | · 239 · |
-



【贰】

- 第十六章 人间冥道 · 269 ·
- 第十七章 温孤苇余 · 315 ·
- 第十八章 初至沉渊 · 366 ·
- 第十九章 是邪非邪 · 384 ·
- 第二十章 水落石出 · 410 ·
- 第二十一章 旦夕惊变 · 453 ·
- 第二十二章 魂兮归来 · 483 ·
- 第二十三章 嫁衣 · 504 ·

【叁】

- 第二十四章 春情劫 · 547 ·
- 第二十五章 皇城魔 · 599 ·
- 第二十六章 青花记事 · 646 ·
- 第二十七章 买路钱 · 687 ·
- 第二十八章 生死盘 · 701 ·
- 第二十九章 天上人间 · 735 ·
- 第三十章 风雪同路 · 765 ·
- 番外一 小青花的枕下日志 · 788 ·
- 番外二 好事近 · 801 ·
- 番外三 雨霖铃 · 807 ·
- 番外四 岁月静好 · 812 ·
- 番外五 冥市 · 818 ·

引子

甫进书房，便看见耷拉着脑袋的张龙、赵虎。

展昭心中咯噔一声。

若没记错，张龙、赵虎今日是奉了包大人之命，去拘拿锦绣布庄双尸命案的主凶白雪仙。

如此垂头丧气，一定是无功而返。

果然，张龙眼皮子抬了抬，嘟囔出一句牢骚：“论理是我们先到，细花流的人比我们到得晚……”

是你们先到，你们先到一时三刻也好，先到三年五载也好，细花流的人只要鼻子轻轻哼上一哼，你们再心不甘情不愿，也要把嫌犯交到他们手上。

展昭无奈地笑：“那么，算是结案了？”

“结案了。”公孙策点头。

众人的目光转向包拯。

包拯将案前摊开的卷宗拂到一旁：“结案。”

越两日，锦绣布庄双尸命案告破，据开封府放出的消息，主凶白雪仙公然拒捕，打伤多名衙役，被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毙于剑下，当场血溅七步。

第一章

细花流与端木翠

照例，是要巡街。

一条街，又一条街，有的人悠哉，有的人忙碌。悠哉的人抬起头，堆着满满的笑，恭敬地称一声：“展大人。”

忙碌的人依然忙碌，并不知道那个忽然过来帮一把手的人就是开封府的展护卫。都说巡街是苦差，展昭看来，却是再悠闲不过的事情了。

见惯了刀光剑影、横死暴卒，忽然间能如此悠游地放缓步子，在天光渐去暮色泛起的时分，行走于长街里巷，哪怕听到的是夫妻口角，闻到的是饭生菜焦，胸中亦有淡淡暖意。

这些烦恼琐碎，却是很多人毕生的难以企及。

转过一条街，街中的万花楼门口围了一大堆人，隐隐有争执之声。

展昭与张龙、赵虎互递了个眼色，快步过去。

争闹的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公子，手里捏着两张银票，一张脸憋得通红：“说好了两百两银子让我赎翠玉，我凑足了银子，你们又交不出人来，当爷是供你们消遣的吗？”

半老徐娘的老鸨，一张脸涂得煞白，一开口说话白粉便扑簌簌掉落：“不敢欺瞒张公子，那翠玉确是离开了万花楼呀。”

“胡说！”张公子眼睛一瞪，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你定是看李公子出的银子多，

把翠玉偷偷许了李家。今日你交不出人来，我就拆了你的万花楼。”

张公子身后的一干恶仆闻言立刻撸起袖子，露出一副凶极恶的神色来。

老鸨为难至极。

张公子继续威逼利诱：“翠玉说好了要在万花楼等我，怎么会不辞而别？妈妈收了李公子的好处，一起来诓我不成？”

老鸨还是不开口。

张公子眼睛又是一瞪：“给我砸！”

众恶仆喏的一声，兴高采烈，围观的人群鼓噪有声，展昭觉得，也许是时候出手了。

忽然，老鸨尖细的嗓音飙起，飙得人耳朵嗡嗡作响。

“是细花流，细花流的人带走了翠玉！”

张公子张了张嘴，似乎没听明白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是细花流。”老鸨气势汹汹，“有种的去找细花流，找端木翠，莫在我这里逞英雄。”

人群中嘘声一片。

张公子忽然觉得很没面子。

“找就找。”张公子拍着胸脯说，“你们怕那端木翠，我可不怕。”

人群中又是嘘声一片，紧接着四下而散。

“你们别走啊。”张公子着急，“我真的敢，我这就去砸了端木翠的家，你们别走啊。”

有一个仆人看不下去了，拽拽张公子的衣袖：“公子，听说开封府都让着细花流三分……时辰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”

“回去什么回去？”张公子瞪那人。他眼睛本就不大，偏喜欢瞪眼睛，瞪得眼角生疼，“我这就去找端木翠，我这就去找她理论。”

说着转身大踏步地离开，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，那些个誓死效忠的仆从一个都没跟上来。

“你们都不要跟来，”张公子自找台阶下，“我自己去找端木翠。”

“他死定了。”展昭忽然拍了拍一个仆从的肩膀。

那仆从如丧考妣地点点头，然后抬头看是谁如此胆大直言。

“展……展……”仆从结巴。

“我叫展昭，不叫展展。”展昭又拍拍他的肩，“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把你们那不知死的公子给追回来。”

行了两步，又回过头：“当然，也可能给你们追回来一个死的。”

看情形，张公子是真的很生气。

这一点可以从他走路的姿势分析出来——他走路的时候，双脚重重地踏在地上，双臂很是夸张地左摆右摆，有一段时间，由于节奏掌握得不好，导致同手同脚。

展昭不疾不徐地跟在他后面丈余远，张公子察觉之后，很是挑衅地回头：“展昭，我要去砸了端木翠的家，你敢吗？”

“展昭不敢。”展昭老老实实地回答，同时由张公子喷出的酒气，悟出了张公子如此无畏无惧的原因。

酒壮庸人胆，展昭心想，古人诚不我欺。

端木翠的家，在西郊十里的山脚下，依山傍水，很是清幽。越过一座木桥，便是端木翠的草庐小院，自篱笆门看进去，与普通的农家小院也无甚不同，只是收拾得分外干净些。

“端木翠，”张公子双手抓住篱笆门乱撼，“你把翠玉藏到哪里去了，端木翠？”

回头又欲与展昭说些什么，这才发现展昭还远远地站在木桥的另一头。“你怎么不过来？”张公子纳闷。

为什么不过来，这当然是包拯的吩咐。

——背倚青石靠，细流绕柳腰，非是主人引，不过端木桥。

又不是吃饱了撑的，谁要去招惹身为细花流之主的端木翠？

张公子笑他：“展昭，都说你是御猫，我看你是胆小如鼠。”

展昭笑笑：“这话你说与我听也就算了，千万别在白玉堂面前说。”

话音未落，张公子忽然用右手抓住左手，张皇大叫：“咬我……这篱笆门咬我！”

谁叫你好死不死，去抓端木翠的篱笆门？传闻中细花流以机巧冠绝天下，不要说做出会咬人的门，就算是会吃人的门也不奇怪。

“真的是咬我，我明明看见一张嘴，咦，怎么就不见了？”张公子揉揉眼睛，如陷云里雾里。

说话间，一个碧色罗衣的窈窕女子含笑自屋内而出。

张公子立刻又想起翠玉的事情来：“你是端木翠？”

“是啊，”端木翠笑笑，“你是来找翠玉的？”

“翠玉果然在你这儿。”张公子火起，“你为什么要抓她？”

“你想知道，自己进来问她啊。”端木翠打开门。

张公子哼一声，脑袋仰得老高，下巴对着端木翠的脸。

端木翠笑嘻嘻的，也不生气，又招呼展昭：“展大人也一起进来吧。”

展昭呼一口气，这才过桥。

进屋围桌坐下，张公子东张西望：“翠玉呢？”

“还在涂脂抹粉吧。”端木翠说，“总不能蓬头垢面地与公子相见啊。”

张公子露出得意之色。

“有一句话我想当面问过公子，公子对翠玉可是真心？”

张公子眼睛一瞪，把胸脯拍得嘭嘭响：“此心可昭日月。”

张公子真的很喜欢瞪眼睛，也真的很喜欢拍胸脯。

“可是，”端木翠现出忧郁的神色来，“女子以色事人，终不能长久，万一翠玉将来年老色衰……”

“我是如此肤浅之人吗？”张公子又瞪了一下眼睛。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端木翠别有深意地拉长了音调，“既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张公子说过什么，自己需得记得，切莫出尔反尔，伤了翠玉的心啊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张公子满口应允。

端木翠又看展昭：“展大人的胆色如何？”

“勉强说得过去。”

“那便好，待会儿如有变故……”

“展某自会应付。”

端木翠讳莫如深地一笑。

如有变故？会有什么变故？

端木翠适才的话似有所指，莫非这翠玉，并不是张公子想象中的貌美娇妍？否

则，端木翠为什么一再要张公子表明“并非为了容貌”而爱上翠玉？

思忖间，内间丝竹之声渐起，曼妙宛然。伴随着丝竹之声，一个盛装美貌女子自内屋款款而出。

张公子激动不已，霍地站起身迎上去，握住那女子双手：“翠玉。”

翠玉低首一笑，娇羞无限，甩开张公子双手，就着丝竹之声，在方丈之地翩然起舞。

张公子看得双眼发直，痴痴退回桌边坐下，目不转睛地追随着翠玉的一颦一笑，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了。

展昭看看翠玉又看看张公子，浑然不明白端木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端木翠只是微微一笑，示意展昭留意翠玉。

展昭又看了片刻，渐渐看出了些许端倪。

这翠玉甫一露面，确是千娇百媚、楚楚动人，只是渐歌渐舞之间，容颜愈显怪异，却又说不出怪异在哪儿。电光石火之间，展昭蓦地了然：翠玉老了。

眼前的翠玉，虽然体态娇妍，然而眉目之间，已缀上细络纹路，似乎已经老了十岁。

展昭骇然，看向端木翠时，端木翠知他已看出究竟，微微点头。那张公子犹自不知，依然陶醉在翠玉的曼妙舞姿之中。

再过得片刻，张公子的脸色渐渐变了，身子也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

翠玉实在是老得太厉害了。

她的眼皮下垂，两颊深深地陷了进去，脸色由白嫩红润转为干瘪蜡黄，背渐渐佝偻下去，头发亦有了苍色。

张公子的额头冒出颗颗冷汗，忽地大叫一声，向着门外狂奔而去。哪知端木翠的动作更快，起落之间便将张公子的胳膊扣住，冷笑道：“张公子，你莫忘记答应过我什么，眼前之人，可是要与你举案齐眉的娘子。”

张公子喉咙喃喃有声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。翠玉忽地咧嘴一笑，原先的扁贝玉齿变作了黄黑相间的松动老牙，稀疏的牙齿之间，露出猩红血肉来。

张公子再也忍不住，惨叫一声，扯破了半幅衣袖，连滚带爬，夺门而去。

端木翠哈哈大笑，忽地看向翠玉：“孽畜，还不现形！”

话音刚落，翠玉身上的衣服裂帛而飞。展昭再看时，哪里还有翠玉的半分影子，

分明是一个身高不及两尺，弓腰缩背的干瘦老太。头上只剩几缕白发，指甲弯曲细长，周身皱纹堆叠，竟说不清她已有多老了。

展昭倒吸一口凉气。那东西忽地伸出舌头，在嘴周遭舔了一舔，昂首嗷叫片刻，旋即如同兽一般窜进了内屋。

丝竹之声立止，内室杳无声息，方才所现，竟恍如一梦。

良久，展昭才道：“端木姑娘，这不会只是细花流的易容术吧？”

端木翠笑道：“什么易容术，这是一只活了四百多年的魑。”

展昭骇然。

端木翠哧哧而笑：“人间有法，鬼域有道。开封府掌世间法理，细花流收人间鬼怪，展大人，现在你可明白？”

展昭沉默良久。

难怪跟细花流有关的案子，包大人总是不再追审。所谓魑魅魍魉妖魔精怪，他一直以为只是志怪之说，没想到今日会亲眼得见。

端木翠笑道：“人老化鬼，物老成精，这世上，本就是人妖共存。展大人见多了人就觉得世间无妖，那妖见多了妖岂不也觉得世上无人，唯妖是尊吗？”

展昭默然。

端木翠又道：“这道理并不难解，你是聪明人，包大人能明白，你也一定能明白。”

“包大人？”

“细花流多次从开封府手中带走人犯，依包大人的性子，不问得清楚，怎么会干休？”

见展昭仍有迷惘之色，端木翠心中微哂，又道：“一时半刻你未必能了解，不过无妨，以后互通往来，你自然明白。”

“互通……往来？”

“包大人让我请你进端木草庐，你不会真当只为看魑戏吧？”端木翠嫣然一笑，“今日点到即止，展大人请回吧。”

“那展某不叨扰了。”展昭起身离去，行至门口忽又回转，“适才张公子曾说被篱笆门咬了一口，又说曾看见一张嘴……”

“还是那句话，物老成精。”端木翠意味深长地笑。

端木翠笑得很美，展昭却被她笑得遍体生寒，再看那院中，一草一木，一帚一

箕，都似窃窃私语，成了活物。

你让展昭自己走出去，他当真心头发怵。

“非是主人引，不过端木桥。”展昭尴尬，“烦请姑娘引路。”

面对江洋巨匪山泽悍盗也不曾退却半步的展昭，向着满目精怪，禁不住毛骨悚然。

还要互通往来？罢了罢了，人间有法鬼蜮有道，人鬼殊途，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好。

第二章

镜妖

难得今日不当值。

展昭换了便服，和公孙策去距离开封府最近的茶楼喝茶。掌柜的见了官府的差爷官爷，别提有多客气了，躬着腰，一迭声的“楼上请楼上请”。

靠窗坐定，饮着上好白茶，品着茶果，吹着小风，公孙策自觉舒心惬意，诗兴大发，正待吟上两句，小二从旁经过。

展昭叫住小二，问：“最近这一带可还安稳？没什么犯事儿的吧？”

公孙策皱眉：这个展护卫，说好了今日出来消闲，只谈风月，不论公事，他怎么又犯规了。

小二汗巾子一甩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展大人，看您这话说得，这是哪儿啊，出门就望见开封府，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敢在这儿不规矩？用戏文上的话说，那是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呢……”

展昭微笑，公孙策捋着山羊胡子，面上装着不在意，实则心里早已乐开了花：与有荣焉，与有荣焉！

好像是老天成心要打他们的脸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下不远处，忽然有人尖叫：“我的银两！我的银两不见了！”

这是闹贼了。

展昭探身朝楼下看，街头有一处已经围拢了一堆人，一个文士模样的正焦急地

伸手在怀里掏来摸去：“家母得了急病，这可是抓药的钱呢，怎生是好啊！”

本待下去查看，但巡街的官差已经到了，别人的分内差事，他也不好手伸得太长。展昭坐回原位，一抬头，那小二还没走，满脸的尴尬，说：“展大人，你看，这必然是外地的毛贼，刚来，不懂规矩……”

说得其实有几分道理，城里的毛贼，确实不敢在开封府周遭犯案。

展昭笑了笑，正想说什么，街尾又是一声呼喝：“我的银票！我的银票不见了！”

片刻之间，街头街尾，两起盗案，若是一般的毛贼，得了手逃为上策，哪还敢原地耽留？更何况，官差都到了。

如此看来，不是普通人物，而且，必然还没有走远。

展昭低声向公孙策道：“公孙先生稍坐，展某去去就来。”

他急步下楼，左右看了一回，不动声色，汇入人流之中，且走且停，看似浑不经意，但目光如炬，几乎不曾放过左近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背影。

来了，太白酒坊门口，新酒到店，一脸富态的老板正笑呵呵检视伙计卸货，浑然没留意到，有一只手，正迅速探向他腰间挂着的羊脂白玉环。

展昭急掠过去，与布庄老板擦身而过，在那只贼手触到玉环之前，迅速攥住那人手腕，往边上一带……

那无知无觉的老板，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不悦地掸掸肩膀，嘀咕说：“怎么撞人呢。”

人手柔软，纤若无骨，是个姑娘家？再低头看那人容貌，展昭忽地脑子一蒙，迅速撒手。

这……这是……

背倚青石靠，细流绕柳腰，非是主人引，不过端木桥。

这不是那个细花流的门主，端木姑娘吗？

端木翠皱着眉头，揉揉手腕，又不悦地看他一眼。

这姑娘满门的怪力乱神，展昭不想跟她太多牵扯。

“端木姑娘这是……”

“展昭，细花流的事，用不着一件件跟你解释吧？”

当然不用，展昭小心求证了一下：“适才这条街上，那些盗案，都是姑娘所为？”

“嗯哪。”

“都跟精怪有关？”

她眼一瞥：“不然呢？”

如此便好，确认就行，展昭侧身给她让开一条道，很是客气：“是展某唐突，端木姑娘走好。”

回到楼上，茶水尚温，公孙策抛来一个欲问又止的疑惑眼神，展昭轻呷一口茶：“细花流。”

这样啊，公孙策顿时没了好奇心：“来，来，喝茶，继续喝茶。”

茶不错，入口生津，但街面上传来的越来越嘈杂的人声，还是让展昭心中生出一丝疑窦来。

即便是收伏精怪，跟偷盗财物有必然的关系吗？

晚上，展昭向今日负责巡差的张龙查问，才知道一日之内，那条街上，盗案竟有数十起。

手法奇快，让人防不胜防，苦主也参差有别，有富得流油的，也有穷得冒泡的，简直像是沿街扫荡。不明就里的张龙愤愤：“展大哥，你知道吗，连黄四婆婆的棺材本儿都被掏了！”

展昭心里咯噔一声：黄四婆婆？

这黄四婆婆展昭认识，是附近的一个乞婆，常见她沿街乞讨，晚上便在破庙栖身。展昭和开封府里的人时常接济她，黄四婆婆把讨到的每一文钱都缝在贴身的衣袋里。有一次，展昭问她，这钱攒起来，做什么用啊。

黄四婆婆回答：“展大人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老家有个说法，人死了，一定要体体面面用棺材收葬，这样来世再投胎，会有副好身板儿。倘若只是苇席一卷——你想啊，那苇席头尾漏风，阴间的风可凉啦，来世投胎，要么得头疼病，要么腿上有病，那可不划算。”

说完了絮絮念叨：“留着钱，可得攒一副好棺材。”

所以黄四婆婆攒的，是真真正正的棺材本儿。

展昭心中生出反感来，端木姑娘这次，未免有些过分了。收妖便收妖，何必欺穷？

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去找她问个清楚。

开封城外，西郊十里。

端木姑娘大概是已经歇息了，其实时候还早，端木草庐却已经漆黑一片。展昭

在桥头踟蹰数次，要么，明日再来？

转身想走，身后忽然一阵窸窣。

展昭猛然回头，一声断喝：“谁？”

似乎只是处草丛，无声无息。若是常人，可能笑笑便罢，但展昭不同，他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方才，那草丛里，确实有微影晃动。

他晃亮火折子，伸手想去拨开草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的草庐忽然掌灯，他听到端木翠的声音：“谁？”

看来，是被他先问的那声“谁”给惊动了。

展昭冲着那边拱手：“开封府展昭，有事求见端木姑娘。”

“过来吧。”

既是得了主人“首肯”，也就等同于“主人引”了，展昭呼一口气，信步上桥。身后，那处草丛晃了几晃，骨碌碌滚出来一只青花瓷碗。

这青花瓷碗小细胳膊小细腿，心有余悸，说：“好险啊，我还以为是碗儿找来了呢。”

展昭很讲礼数，进了屋，先向端木翠道歉：“打扰姑娘休息，展某很是过意不去。”

端木翠说：“没关系，反正我也还没睡。”

没睡？那刚刚，整个草庐黑灯瞎火的，她在干什么？

“绣花啊。”

绣花？

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展昭注意到屋里的绣架，数十根拖着五彩丝线斜插在布面上的银针，绣图只起了个轮廓，绣的似乎是蝶舞莺飞，春色满园。

展昭说场面话：“端木姑娘真是颇具闲情雅趣。”

端木翠可不跟他拽文：“混口饭吃罢了。”

混口饭吃？怎么有些听不懂呢？

“要绣成此图，须得耗费不少时日吧？”

她回：“用不着。”